

四幕
话剧

钗头凤

吴琛著



责任编辑：蒋牧丛
封面设计：程十发

钗 头 凤〔四幕话剧〕 吴 琛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5 插页5 字数81千
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150册

书号：10118·561

定价：0.34元

四川
新华
书店

狄英闻鸡起舞



唐惠仙白衣庵受辱





陆游沈园题词

陆 游 (马 超 饰)
 唐 惠 仙 (颜 美 怡 饰)
 狄 英 (雷 克 饰)
 赵 士 程 (毕 华 饰)
 沈 逸 云 (王 世 文 饰)
 静 因 (戚 茹 燕 饰)
 妙 月 (宋 慧 青 饰)

天津人民艺术
 剧院演出剧照

陆游与唐蕙仙沈园邂逅相逢



人 物

游客甲（男）	游客乙（女）
陆 游	园 丁
唐蕙仙	狄 英
陆 母	静 因
沈逸云	赵士程
妙 月	罗玉书
小诸葛	佛 婆
半地仙	小 使

时 间

- 序 幕** 南宋庆元四年戊午（公元一一九八年）初春
- 第一幕** 第一场——绍兴十二年辛酉（公元一一四二年）春
第二场——当天午夜到黎明
- 第二幕** 第一场——离第一幕半个月后
第二场——当天夜晚
- 第三幕** 离前幕半个月
- 第四幕** 绍兴二十六年丙子（公元一一五六年）春
-

序 幕

人：游客男

游客女

老园丁

老 翁（陆放翁，时年七十四岁）

时：南宋庆元四年孟春

地：山阴沈氏南园

景：南园的一角。

春刚带来一丝温暖，早梅已结出蓓蕾。

荒园日暮，斜阳照着一棵苍郁的老红梅，薜苔斑

剥，被蝼蚁蛀蚀半空。但它依旧有着生的活力，苍劲的梅干已长满了纤嫩的花蕾。

颓败的松木小桥，宛如倒在地上的老醉汉，歪歪斜斜地横躺在那儿。桥下一泓春波。桥头长着尺来高的野草。沿河几支残柳，依旧摇曳生姿地卖弄着她“老去”的风情。月洞门倾圮了半边。短墙外几座楼台依稀。

一座老亭，蛛网牵联，屹立在中间。几叠石级上去，褪了色的朱漆栏杆，正似迟暮美人残褪了的铅华。——风雨剥蚀了她的青春。——亭上一方横额：“滴翠”两字，体写北魏，灵秀飘逸。然而也灰尘密蒙，黯无光彩。

粉墙颓落，依稀残留着若干文人雅士的题咏。

草丛中，顽石边，几条石凳石桌还安静地躺着。

幕启：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分，一抹淡红照射着滴翠亭，照射着柳梢头，也照射着这荒芜颓败的沈氏园。

春寒料峭，索索的晚风吹来，毕竟还使人感到阵阵寒意。

是该归巢的时候了，夕阳照着群鸦寻觅着自己的家。不知是什么人哪，吹起一支洞箫，勾引起人对这暗前的光明怀着无限留恋。

远远地有两个青年男女走来。他们穿过月洞门，似乎

有“豁然开朗”“别有洞天”的感觉。年轻的男人不禁轻轻呼着——

男 （轻轻地）啊！（对女）可不是？我记得这儿是颇有点亭台之胜的！来！（他们走上小桥，一眼望见那株初开着的老红梅，高兴地）你看，在这儿了！

女 什么？

男 （一指）老红梅！

女 （不禁也高兴起来）呵！这可给你找着了！

男 （走近梅树，鉴赏地）我说末，哪来这一股清新欲绝的幽香，原来它偷偷地开在这么一个好所在。真叫我好找。（偎着女）你瞧：这亭台，这一带花墙，这小桥，桥下的流水，再拱着这一株花蕾满枝的老梅树……（似乎有点迷醉）

女 （受了他的影响，同感地）唔！……（忽然，离开了他，叹息地）唉！……（轻轻地摇着头）

男 唔？

女 （感喟地）可惜……都似这般地变成了“断井残垣”了！

男 唉！要这样才能显出这座沈园的好处。（依然不胜低徊）

女 （有点不然）我可看不出！

男 （没注意她的话，只顾自己找寻什么）唔！

女 （不悦）好了！名园也算逛了，梅花也算看了。可该回去啦？——你，你找什么？

男 不，我找样东西。

女 找什么？

男 （不理，自管找）咦？

女 你见鬼！天都快黑了，还有什么找出来的？你找吧！这么一座东倒西歪的荒园，我可没雅兴奉陪了。

男 喂！别走！——你就不知道这荒园日暮，足以叫人留恋吟咏啊！

女 好！那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大发雅兴吧。我可得先回去啦！（一撇嘴）哼！我看这黑黝黝的山洞里，回头钻出个狐狸精来，看不把你吃了！

男 别胡扯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到了这儿，那有入宝山而空回的道理。（走上老亭，四面寻觅）

女 （嘲笑）原来你是捡宝来啦！（见他一本正经）嗨！你到底要找什么呀？

男 你别问，找着了再告诉你。

女 （有点恨恨地）你……（生气似的）我走了。

男 别走，别走！告诉你！我找一首题壁词。

女 谁的题壁词？你那末起劲！

男 对你说吧！陆放翁！

女 陆放翁？他？——本朝的大诗家！

男 对了。你还记得他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

杏花”的诗？

女 嗯！我倒喜欢他那句“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聚墨多。”怎么？他有词题在这儿？

男 嗯！自然有。老实告诉你吧！今天找你来游园，看梅花还在其次，主要的，让你看看这首题壁词。

女 看你说得那么郑重其事，好象里面大有什么文章似的。

男 正是大有文章呢！你知道“钗头凤”的牌名儿？

女 嗯！知道。

男 这正是一首调寄“钗头凤”的词。其中包含着一段放翁年轻时的伤心恨事。

女 哦？（引起兴趣）那该是一首艳体词了？你念给我听！

男 我只记得其中有“东风恶，欢情薄”及“春如旧，人空瘦”的句子。

女 好！这可招出来了，你原来没安什么好心眼儿！

男 （不解）什么？

女 说是逛园子，看梅花，我木头人似的让你摆布，出了南门，过禹迹寺，二十来里路赶了来，原来叫我看首歪词来的。你好！你好！

男 （急分辩）你别冤我，你看了这首词再骂我好不好？

女 （赌气似的）我不要看！

男 （着急）你看你，你——

女 那末，你说词在哪儿？

男 哪儿？（尴尬，到处寻觅不见）噢！怎么找不到啦！
我明明记得题在这上头的！

女 我知道你又哄我！

男 哄你？真冤枉！我跟你起誓好不好？

女 那怎么会找不着呢？（帮着找）年代远了，旧题的也许风吹雨打的剥落漫蚀了。

男 不会的！这是有名的古迹，园主保存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让它淹没掉呢！

女 那词准题在这墙上么？你记得那么清楚？

男 （略一沉吟）唉！这倒不敢说了！也许在那边水阁里。咱们上那边看看去。

女 要是也没有呢？

男 那我倒不信，总不外乎在这园子里。既然来了，就把这沈园翻了过来，也得找出这首“钗头凤”再走。来来！（拉着女的手，绕过假山石，不见了）

〔有顷，月洞门那边一位老翁曳杖而上，约模七十多岁的样子，衣服宽大，带着风帽。银须长长的飘洒在颌下。躯干颇长，面色红润，洒脱而壮健。他缓步走过了小桥。看着这日暮荒园，池沼依旧，景物全非，似乎给他很深的感慨。〕

翁 （低低地独自念叨）想来，
又怕来。

怕来，——

又为什么走了来？

（低低的吟了起来）呀！

路近城南已怕行，

沈家园里更伤情，

（抚摸那株老红梅）

香穿客袖梅花在……

（无限感喟）梅花依然无恙，

（追忆似的）那一同看花的人呢？

……………

四十年来，梦断香消。

（自嘲似的）七十多岁啦！——

该入稽山作土了吧？

还怀着这样的心情，

重来这旧游之地，

凭吊，感慨，不能自己。

（徘徊久之，走到滴翠亭前）

暖！真是——

坏壁旧题尘漠漠，

断云幽梦事茫茫！

（深切的看了几眼，转到假山石那边去了）

〔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那面来了一位老园丁。白发苍然，
倭腰曲背，有点重听。〕

丁 （高声边嚷边上）关园门喽！喂！关园门喽！里边的客

人快出来！要落锁关门啦！咦！人呢？哪儿去了？见鬼，没有人。——（自己不信）没人来过？——唔！眼花了。（回身蹒跚地走了几步，又停住）唔！不对不对，我明明看见一男一女前后走进来的。哦！他们许走到那边水阁上去啦。让我再叫一声。（大声地）客人出来！关园门喽！

〔老翁自假山石边转了出来。〕

翁 （徐徐地）老——管——家。

丁 （想不到身后有人叫他，愣了一会认辨不出）您是……？

翁 （微笑地）唔？

丁 （认出来是他）啊！是您呀！（似见故人，唠叨地）我说呢，这时候，谁会在这儿叫我！原来是您这位老神仙！您老好呀！府上少老爷孙少爷都好呀！……

翁 （连声地）好！好！多谢老管家，（稍顿，看他）你倒也健，还在这儿！啊？

丁 （没听清）唔？

翁 （微笑）我说：你倒还健！

丁 哦！（连忙）唔！唔！托老神仙的福！（指指耳朵，高声地）别的还好，就是耳朵……声音小点就听不清楚。（高兴地）老神仙，我可等了您好几天啦！打立春起，这儿花开了，我就一直盼着您，昨儿天气一暖，花越开多了，我知道您这几天准要来啦！

翁 （点头，微笑）唔！要来的！我是要来的！我要来看看这梅花，看看这园子，唔——也来看看你。

〔男女二游客上来，看见他们二老，站住。〕

男 （在边上，轻轻地对女）嗨！快看这幅荒园二老图！

〔女的颌首，站在旁边看着他们。〕

丁 （没听清刚才翁说的话）啊？您说什么？

翁 我说我是要来看看这儿的亭、台、草、木，也来看看你。……

丁 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！（直眯着眼望他）老神仙，您真是愈过愈仙健啦！您今年七十……？

翁 七十四了！

丁 哦！（点头笑着）

女 （轻轻地对男）有点意思！

男 （点头）唔！（轻轻地阻止她，叫她别作声）

翁 老管家！现在这儿的园主，姓什么了？

丁 啊？哦！姓汪。唉！这短短的几年，就换了三个主啦！——当年沈爷在的时候，您老哪天不走上一两回呀！饮酒，论诗，看花，下棋。常常聚合了几位爷谈论些国家大事。有说，有笑，有时候也敢骂，敢哭！——唉！想起那时候的热闹劲儿，现在真是大变啦！

翁 （另有所思）也不过是五十年吧？——这山阴有名的沈园就这样的颓败了！

丁 唔——（回忆地）是有五十年了！

翁 （感慨）沈园——老了！这些树木、小桥、亭台，……
老管家，它们正象你我——

丁 （不明白）象您我？

翁 象你我头上的鬓发，花了，白了，老了！

丁 唔！（不禁也勾起一阵异样感觉，有点愤愤然）老倒
是不怕，这种世乱荒荒的年头，老了，死了，也没甚
可说的。——

翁 （点头）嗯！

丁 放心不下的，倒是我们的儿孙。——

翁 噢！倒说，老管家，提起，你们的那位老三，近来有
信息么？

丁 （摇头）唉！去年秋天，我那十八岁的孙子，也学他
爸爸的样，投军去了。临走，对我说：（激动地声
调）“等打退了金兵，同爸爸一块回来侍候您老人家
过一百岁！”（含着眼泪，微笑地）我怕——这把老
骨头，等不到那么久了。瞒不过你，我老伴过世早，
我自己倒也不想享儿孙的福。可是——老神仙，我问
你，这天下到底什么时候会太平哪？我们的子孙会不
会比我们过得好点？

翁 （不断地点头，赞赏地）老管家，你也不必感伤。你
有这样争气的儿孙，也大可以自慰啦！（低沉，有
力）大宋朝全靠你儿孙那样人来保卫，也全靠那样人
的保卫，我们的子孙才有指望过得好一点。我们老虽

老，可还能够等。年过七十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可是要不让我亲眼看见这一统九州的日子到来，那我死也不会瞑目的。（有点感伤，忽然）老管家，我曾胡凑了几句诗，让我念出来你听听。

女 （一直在旁倾听，低低地对男）大有道理！

男 （低声阻止）有点来历，听他念诗。

翁 （高声朗诵）死去元知万事空，
但悲不见九州同，
王师北定中原日，
家祭毋忘告乃翁。

丁 （摇头幌脑的听着，至此忽然鼓掌）您弹得好！您弹得好！

翁 （不解）怎么叫弹得好呀？

丁 您老这不是“对牛弹琴”么？

翁 （放声而笑）哈哈！

〔大家一笑，男女游客加入二老谈话。〕

男 （抱揖）两位老丈！

丁 啊？——你们——

翁 不敢不敢！刚才跟老管家信口胡言，见笑得很！

男 哪里哪里，刚才获聆高论，实在钦佩得很。

丁 唔，你们可怎么回事？一忽儿隐，一忽儿现，刚才我呱啦呱啦叫了半天，你们没听见？

翁 两位雅兴到此。